

甜蜜力爆棚
初恋爱
青春纪事

谢谢你 住在我心上

连三月 著



愿你杯中水常温，愿你伤心有人吻，
愿你身边常伴心上人。



每个女孩都梦想
拥有的青梅竹马爱情

他说你笨却帮你补习，他说你没用却替你拼命
当你终于向他表白，他突然哭得稀里哗啦

谢谢你 住在我心上

敬连三月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谢谢你住在我心上 / 连三月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143-4594-0

I. ①谢… II. ①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57591号

-
- | | |
|------|----------------------------|
| 著 者 | 连三月 |
| 责任编辑 | 杨学庆 |
|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
| 通讯地址 |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
| 邮政编码 | 100011 |
| 电 话 |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
| 网 址 | www.1980xd.com |
| 电子邮箱 | xiandai@cnpitc.com.cn |
| 印 刷 |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
| 印 张 | 8.5 |
| 版次印次 |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143-4594-0 |
| 定 价 | 32.80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001

chapter 1

你是我路人皆知的心事

我爱你，但什么也不说，只看你在对面微笑。

047

chapter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

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开落。

083

chapter 3

在时光彼岸的对望中告别

白色的罌粟花，沉重地负载着梦，我渴望着它们的唇瓣。



谢谢你
住在我心上

203

chapter 6

爱是不失去自我的等待

心灵已开始苏醒，这时在我的面前又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

159

chapter 5

浮生若梦，你曾是我的两事

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的烦恼，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117

chapter 4

小王子有他独一无二的玫瑰

当晨曦染红了大海时，我想起了你；
当月夜穿透了流泉时，我又想起了你。



chapter 1

你是我路人皆知的心事

我爱你，但什么也不说，
只看你在对面微笑。
我爱你，只有我自己知晓，
无须了解你对我想法。
我珍惜我的秘密，也珍惜隐隐的忧伤，
那未曾化作痛苦的忧伤。
我发誓：我爱着你，
虽不怀抱任何希望，但幸福并非虚妄。
只要能够见到你，我已心满意足。
这一切就已足够。



《雏菊》——阿尔弗莱·德·缪塞（法）



愿你杯中水常温，愿你伤心有人吻，愿你身边常伴心上人。

01

叶一朵五年恋爱葬送的那一天，是在易晓生的家里度过的。

易晓生当时正在专心致志地打 LOL，和他工作时候的状态如出一辙，一脸肃然，眉头微皱，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身后地板上哭得涕泪纵横的叶一朵完全沦为了背景，终于以他重重地放回了键盘为止，他转过椅子，虚踢开了盘坐在地板上抱着纸巾盒的叶一朵，又停了停，颇为无奈地弯腰将地板上的纸团一一捡起，扔进纸篓，一边说道：“你哭得我输了。”说罢走向开放式的厨房。

易晓生家的厨房和客厅是联通的，采光尤为好，做设计出生的他，喜欢干净明朗的调调，浅灰色的厨房墙壁上，挂着一排白色的咖啡杯，正中间的却是一只粉色的卡通马克杯，是叶一朵的专用杯，一眼望去十分醒目，因为实在是……格格不入。易晓生取了一只咖啡杯，又取下了叶一朵的那只专属杯，走了几步到了咖啡机面前，按下了 start 按钮，咖啡机发出了嗡嗡的搅拌声，叶一朵抽噎的声音随即被淹没。易晓生转身看

了地板上肩膀耸动的叶一朵一眼，无奈地摇了摇头，转身往她的专属杯子里倒了半杯热水，又拧开一旁的矿泉水瓶，往里掺和了半杯凉水，以手腕为圆心转了转杯子，匀了匀。很快空气中弥漫起香浓的咖啡味，易晓生端着两个杯子走到了叶一朵跟前的茶几旁，将叶一朵的杯子放在靠近她的位置，自己捧着咖啡坐在了沙发上。

叶一朵闻着空气中的咖啡香气，堵塞的鼻子一下子也通了，冲着易晓生道：“我要喝咖啡，才不要喝白开水！”

易晓生置若罔闻，微微叹了一口气：“做事情，要专注。”想起这话叶一朵未必明白，颇为无奈地又补充了一句，“失恋要有失恋的样子。”

完全忽视了易晓生活中的嘲讽，只是听见“失恋”二字，叶一朵又忍不住哭了起来，哭了两声觉得嗓子的确有点儿干，抽泣着拿起一边的水杯咕咚咕咚一饮而尽，抹了抹泪痕，看着已经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易晓生，气不过，埋怨道：“每次我受委屈，你都这样，易伯伯易阿姨不是让你这样照看我的！”

这话一说完，本在沙发上摆着一个舒服无比的姿势的易晓生坐了起来，慢条斯理道：“你这话就不对了。小朵，我爸妈出国前是让你们家照顾好我，你爸妈对我那真是不错，可让我照顾你可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了，你不会是失恋觉得自己没有人要，讹我吧？”略一顿，好似想起来什么似的，惊讶地看着叶一朵说“你……这是……新一代碰瓷？”

这次轮到叶一朵愣住了，从小她的反应就比较慢一些，易晓生在外人面前沉默寡言，可是在她面前一旦说起理来从来不输任何人，而且易晓生一直是一个高度“低智商歧视症”患者，和叶一朵讲道理本身，就让易晓生觉得自己很低智商。等到叶一朵理顺了易晓生的话，易晓生已经又躺在沙发上了，她只好丢了一个靠枕过去。易晓生看都不看，抬手接住丢来的靠枕，随手压在脖子后头继续刷手机，看着手机屏幕道：“你俩这次又是怎么啦？”作为和叶一朵从小一起长大的易晓生来说，她的恋情是在他的注视下生根发芽开枝散叶……最后凋零的。

叶一朵没有像往常那样痛斥程然，空气中能听见她抽泣的声音，她说：“晓生，他不要我了，他去美国了，我们分手了。”

易晓生有些意外地问道：“你才知道？”

叶一朵换了个姿势，索性跪在地板上，隔着沙发背一把拽住易晓生的衣领道：“你早就知道啦？为什么不告诉我！”说罢眼泪又掉了出来，在承受失恋的痛苦时，又一次尝到了友情背叛的滋味。

易晓生顿了顿，冷静地掰开了叶一朵攥着自己衣襟的手，终于流露出些许心虚道：“我……我以为你是知道。”

这话无异于火上浇油，在遭受爱情和友情的双重背叛后，她的智商也明显地被人碾压了一次，道：“我我我知道个鬼啊！”

易晓生似乎对她这样的态度习以为常，平静地说道：“繁

苍楼，我带你去吃。”

繁苍楼是叶一朵最喜欢的饭店，因为太贵，两人倒是不常吃，所以每次易晓生得罪了她都会选择那里赔罪，一赔一个准儿。

叶一朵深吸了一口气，觉得易晓生完全不把自己的智商放在眼里，又气又伤心地质问道：“你当我是傻的吗？你当我很蠢对吗？”见易晓生一副“竟然被你发现了”的表情，有些得意地补充道——“繁苍楼是要预订的呀！”

易晓生叹了口气，将手机塞进裤袋，走到玄关处，一边穿鞋一边道：“我刚刚手机订了。”看见叶一朵从地板上起身走来，便将叶一朵的鞋子并拢又转了个向，使得鞋尖对着自己方向。

叶一朵点点头，觉得易晓生做事还算周道，把脚塞进鞋子里，一边哽咽道：“那个，对了，叫上你的女朋友吧。”

易晓生拿起玄关柜子上贝壳里的车钥匙，漫不经心道：“分手了。”

叶一朵嘴巴有些合不拢，惊讶地看着易晓生，油然而生一股子敬意，虽然这位还从未谋面的女生已经从易晓生的人生舞台离开，但是易晓生竟然能如此的云淡风轻，相比较自己刚刚的一系列表现，所以她麻利地擦了擦眼泪，道：“我还没抹BB霜。”

易晓生头也不回道：“没必要，你是条汉子。”

叶一朵觉得哪里不大对，可又说不上来，于是讷讷地跟在易晓生后头。在前往易晓生车子的路上，她还在惯性地抽泣

着。因叶家和易家是邻居同住一小区，两家又挨着，住了这些年，小区里的邻居之间都很熟悉，所以出门遛狗的张大妈看见了这俩孩子——易晓生一手拿着车钥匙一手插在灰色休闲裤的裤袋里，叶一朵咬着嘴唇不大乐意地跟着，嘴里还念叨着别人听不清的话，活脱脱一个哥哥带着正在傲娇着的妹妹，而这种情形又十分常见，因此张大妈在看见脸上泪痕未干的叶一朵的时候，笑着道：“朵朵啊，你又和小易吵架啦？哎呀呀，让他请你吃好吃的。”

易晓生虽然对叶一朵十分冷静毒舌，但这小子自小家教很好，他站定脚步，刚刚对叶一朵不耐烦的神情早已消失无踪，换作一副十分乖巧谦逊的模样道：“张阿姨吃过没有？”

张阿姨的脸笑成了一朵花，一边拽着她家的金毛一边对易晓生道：“等我女儿回来一起吃。晓生啊，爸妈不在国内，你没饭吃来阿姨这儿吃！”说罢又回头见叶一朵，俨然一副易晓生亲妈的态度道，“小朵啊，你得帮小易多留心留心对象啊。”

易晓生和叶一朵对视了一眼，又与张阿姨说了几句，张阿姨才拉着金毛离开。易晓生打开副驾驶的车门，又看了一眼还在擦眼泪的叶一朵，自己坐回了驾驶位，系好了安全带，发动了车子。

叶一朵情绪平静了许多，看着不远处的张阿姨，突然问道：“你交往过那么多个女朋友，但是大家都把你当作需要保护的小伙子，你是怎么做到的？”

易晓生嘴角一浮：“没有确定之前，不要让她接触你自己的圈子，这都不懂？”高深莫测的表情，让已经离开校园很久的叶一朵不由得想起，旁边的这位从小到大都是以学霸形象行走于同学朋友七大姑八大姨之间的。那些在叶一朵看来都没法认识的语句、公式，到了易晓生手里从来都是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所以他时常说的那些理论让叶一朵醍醐灌顶，却又那么的顺理成章。

叶一朵恍然大悟，这才明白为什么易晓生这些年自称谈了很多个女朋友，她却从来没有见过，因此不但周围人，连她自己，也觉得易晓生是一个青涩的没有任何恋爱经验的男子。想到这里她恨恨地瞥了一眼易晓生，随后想起了自己，叹了一口气道：“所以我这些年虽然只谈了一次恋爱，但是大家都觉得我是恋爱老手。”

易晓生忍不住弯了弯嘴角，右手手腕离开方向盘，手背蹭了蹭下巴，笑了一声：“我们做设计的，成稿前，不都要画很多次草图？”末了，停了停，侧过脸真诚地问她，“恋爱婚姻也是如此，有些人在一个人身上不断练习，有些人换着不同的人练习，明白吗？”

叶一朵侧脸看了看易晓生，眼中含着泪珠，答非所问道：“我就是喜欢他，就是想让周围人都晓得他！”她想起她和程然认得的时候，想起他在篮球场上的身手，想起他在图书馆里的侧脸，想起雨天里他等在她的宿舍楼下……那些属于她的回

忆，就在他的一走了之里支离破碎了，碎的连渣都不剩，叶一朵双手捂着脸，伏下身来，肩膀不断地颤动。

这一次易晓生没有揶揄他，他看着路况的眼睛里似乎有什么闪了闪，从什么时候起，他对这边副驾上的姑娘动的心呢？他不知道，也没法算，他和她认识十余年，就像人要喝水一样自然而然，没有轰轰烈烈的某一瞬，就像他给人的感觉总是成熟稳重的一般。或许也正是如此，他总是错过她。

易晓生的右手落回到方向盘上，轻轻地打了个方向，一切都是那么的悄然无声，路灯和电线杆将他的视野分割成很多片，好似这沿途的街景是他唯一的伴侣。

02

叶一朵自小成绩不好，理科尤其差，叶母常常质疑她的智商指数，尤其对比了发小的孩子易晓生后，更觉得她智商十分之低。就是这样的一个连母上大人都觉得她笨的姑娘，却有着让众人有口皆碑的乐观精神。面临自己理科从未及格过的状况，从高中起，叶一朵就奠定了人一定要做擅长的事情的价值观念，于是她所有的订正试卷都由易晓生来做，理由是自己做了也还是会错。易晓生曾经用木桶理论来教育过叶一朵，告诉她短板是致命的，但是叶一朵显然不这么想，她告诉易晓生，如

果木桶有短板，那么就得把这个木桶放倒好了，这个理论让易晓生无法反驳，于是承包了她所有的理科作业。而叶一朵立志成为一个畅销书作家，并且至今……尚未成名。

在失恋的事情上，叶一朵充分发扬了自己乐观的长处。每晚难以入眠，埋怨、恨意、悲伤总是如期而至，当她站在镜子前看着肿起的眼袋，黑色的眼圈，深深感觉到昨天易晓生来家里拿快递看见自己被吓到绝对不是装的。易晓生走前跟她只跟她说了四个字——“小朵，啧啧……”

当爱情已经离开，她难道连脸都不要了吗？叶一朵洗了一把脸，抬起头直起身，决定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让自己振作起来。

叶一朵穿着一套极其标准的跑步套装出现在小区路上的时候，易晓生刚好回来，他透过后视镜看见与自己车擦肩而过的叶一朵，嘴角忍不住浮了浮。

他的后备箱里放着一只大的纸箱，里头装着他工作三年来的办公用具。顶尖的工作环境、领导的赏识、不错的薪水三年来的勤奋努力平步青云指日可待的易晓生，迟早会离开这家设计院，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么快。没有人知道做这个决定的导火索，仅仅是叶一朵和程然的正式分手。从他意识到自己喜欢上这个笨到惊天动地的姑娘的时候，他连竞争资格都不曾有过，而此刻，他终于来到了起跑线上。对于易晓生来说，他最大的梦想是做一个出色的设计师，然后让叶一朵可以不用为

了生计，去任性而痛快地写那些她喜欢的文字。

叶一朵跑第二圈的时候，步伐速度已经和走路没有什么区别了，一边气喘吁吁，步履还有些凌乱，显然是这些日子不锻炼身体的必然结果。易晓生毫无压力地大步走在她旁边也不会掉队：“黑眼圈淡了。”易晓生的说话风格永远是用最简短的文字表达最核心的内容。

叶一朵面露惊喜，正要笑，没想到呛了风，猛烈地咳嗽了起来，边咳嗽边道：“皮肤……是排毒器官……不是吸收……吸收器官，所以……我马上就会油光水滑……”

易晓生一边帮她拍着背，一边纠正道：“油光水滑是形容动物皮毛。”

叶一朵直起身推开易晓生拍着自己背部的手，瞪着他道：“我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呵呵，汉语言文学你大概不懂，就是中文系！我一个中文系毕业的会不如你这个盖房子的懂？我现在虽然是枪手，但是我不久就会成为杂志社的顶梁柱，日后必然成为各家出版商、影视公司哄抢的烫手山芋！”易晓生似乎要对“烫手山芋”四个字加以点评，想了想，还是生生咽了下去，表情很是精彩。叶一朵顿了顿道，“我的意思是我即将炙手可热。”易晓生舒了一口气。

两人并肩往家里的方向走去，小区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偶有一两家的花园里开着色彩鲜艳的花儿，他们的影子被穿过树叶的零碎阳光投影在柏油路上。

“你怎么这么早就下班啦？”叶一朵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此刻才四点整。看见这只表，叶一朵不等易晓生回答，又跳到了她自己想说的话题上，“这只表还是我们高中的时候，你获得物理竞赛金奖的时候，送给我的礼物。你还别说，走了这么多年，就没坏过。”叶一朵用右手食指敲了敲左手手腕的表盘，补充道，“瑞士的表，质量就是好。”

易晓生落在她手腕上的目光温柔似水，想起自己得到了那笔奖金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要送给叶一朵一份礼物，而手表是最容易默默伴随着主人的最佳选择，想起从前的种种情愫，他突然轻轻笑了笑，回到刚刚的话题，缓缓道：“我辞职了。”

叶一朵从表盘上抬起的目光里充满了惊诧，嘴巴微微张开，随后转过头看着易晓生，目光由惊诧又变成了同情，她带着些颤抖的声音道：“太惨了，我俩太惨了。一个被男人甩，一个被公司甩。”她看着易晓生的眼睛道：“你成无业游民了，你爸妈知道吗？需要我保密吗？以后还有钱吃东西吗？你不能请我吃东西了，我现在又没有钱，哎呀，我又得看我妈妈脸色了。”见易晓生一本正经地点头，她也捂着嘴巴连连点头，眸子里透出坚定的目光，表示一定会帮他守住秘密，好似得到了某一个重要的任务。

易晓生宽慰地拍了拍她的肩膀，故意打趣道：“都‘烫手山芋’了还怕什么？”说完这话他罕见地弯了弯嘴角，傍晚的